

我所認識的郝俠遂教授

懷念等候午餐的一刻

陳大川 (本會會員)

大約七、八年前，我在淡江大學有一堂中國科技史的演講，俠遂兄主持。上午十二時課畢，他邀我到他們餐廳用午餐，我們去得晚了一點，要等待才有座位，不巧當天用餐的人特別多，左等右等，過了半個多鐘點，他開始向我說抱歉。我們天南地北的聊天打發時間，還不見飯菜來，大家的肚子實在很餓了，仍舊邊說邊等，又過了一段時間，他半開玩笑半安慰我的又說了抱歉。不久，飯食上桌，他如卸重擔，恢復了平日的笑容又說抱歉。餐畢，他陪我到校園走走後，還要自己開車送我到最近的捷運站，臨下車時，他似乎心中還有個東西不吐不快，很自責的說學校還有其他餐館可以吃午餐，「我選錯了地方，讓你受餓。」其實，他每一次為學生安排科學史的課程已甚忙碌，這次又為我忙了一上午，應該感謝與抱歉的應該是我，為了一餐飯，反而讓他不斷的表達心中的歉意，使我更為不安。這就是俠遂兄真誠待人的一頁，令我至今難忘。(0410 收件)

懷念郝俠遂教授

李學勇 (本會會員)

2007 年 8 月 19 日上午到台北市辛亥路第二殯儀館參加淡江大學化學系郝俠遂先生的告別式，當時的心情並沒有特別的感覺。因為在我這樣的年齡 (88 歲)，跑殯儀館已不知多少次，冷暖已是熟透了。可是到了現場以後，卻使我大吃一驚，因為像我這樣在台灣的大專學校教了六十多年的教授，對於社會上漠視學術的風氣早已司空見慣，即使如素有盛名的教授，現場不過同仁及學生數百人齊聚追念。但那天郝教授的告別式上，景行廳內外卻已人滿擁擠，我到得早，才有個位子，到得稍晚的只能站在廳外，甚至站到廳外遠處的路上。

我向擁擠的群眾掃瞄了一下，似乎看到的眾人已不限於年輕的學子，許多年長的知名之士也都找不到站立的地方，令我想起與郝教授短暫相交的十數年中，對他教學、研究、熱心服務，協助我這外行人編輯中華科技史同好會會刊的無時無刻的幫忙。再加上他對電腦的熟悉，對助理人員的熱心領導，確實使我領悟到告別式人山人海的熱情懷念，也給了我一個更需學習的為人之道。郝教授才是超標準的教育家和科學研究者。謹以數言以誌悼念。(0410 收件)

郝老師，謝謝您

陳德勤 (本會會員)

1999 年 11 月 13 日，我初次參與本會活動，當時他是召集人劉君燦的執行秘書，很親切地向我說明。當時郝老師都為主講者準備視聽器材，大多是他從家裡帶來的。郝老

師也邀我在淡江大學科學史通識課程中授課，他都堅持親自接送。2005 年底，郝老師來電，告知要推薦我加入中央研究院科學史委員會，要我準備一場對委員們的演講。2006 年六月初，吾兒邦泰卸下肉體痛苦重擔，蒙主恩召，正當我在處理殯葬事宜時，郝老師來電通知演講安排在 6 月 24 日，我只得向郝老師報告吾兒過世的事，殯葬彌撒恰在 6 月 24 日舉行。郝老師立即安慰我，並說演講的事以後再安排。同年 11 月 18 日，在郝老師安排下，我到科學史委員會演講，當天發現郝老師身體十分不適，他拖著疲憊身軀聽我演說，結束後即刻離席回家，沒有參加會後晚宴。我於事後兩度打電話詢問他是否去看病？他都告知在安排檢查中。2007 年初，張之傑老師在例會中告訴大家：郝老師得了俗稱漸凍人的病。7 月中旬接獲吳嘉麗老師電郵，知悉郝老師於 7 月 12 日逝世。在我和郝老師相識的七、八年間，他惠我良多，特別要感謝他的推薦，使我通過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委員資格，讓我終生難忘。(0413 收件)

最讓我懷念的朋友

張之傑（本會會員）

我和俠遂定交始自 1978 年春，那年我們創辦《少年科學》月刊，社長曾憲政，憲政的夫人吳嘉麗任教淡大化學系，同系的郝俠遂被拉來當編委。同年，嘉麗在淡大開設「中國科學史講座」，這是台灣地區大學開設科學史課程之始。講座維持了約 25 年，歷史系的葉鴻灑和俠遂相繼參與主持。我們辦的刊物結束後，有很多年只有到淡江上課才有機會和俠遂見面。

1996 年起，我開始認真研究科學史，翌年底發起成立本會，和俠遂共同推動會務將近八年，除了每月聚會時碰面，平時經常通信，他罹病後，曾以長信說明自己的病情，末了說：「我還能在世上多久，誰也不知道。」讀之令人心碎。

俠遂去世，我含淚寫下「憶俠遂」，今年清明時節又含淚寫下「典型在夙昔——郝俠遂教授與本會」。俠遂，永遠是最讓我懷念的一位朋友。(0415 收件)

獲郝賦

孫郁興（本會會員）

天獲郝，猿嘯引壺淒異，哀轉空谷絕久。郝之為師，昭昭也。淡大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俠也。眾詩詠，百家書，傳雜出。遂乃淡江之寶，若曲沃之懸匏焉；亦領珍之鄒魯，商孤篠於汶陽。郝之於世，不縈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為訓也難類，非若當世牛鬼蛇神豺狼然。童軍團盈郝，後知其為俠也，遂歟。郝之出，類淵也。郝之所以為郝者，以德不以形。若郝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類喻郝：絕巘生檉柏，飛漱瀑懸泉，倒影湍潭綠，多趣良清峻，晴旦每初霜，林寒潤肅至，灘頭勃白堅相持，倏忽淪沒別無期。美哉！郝話洞開山門啓新篇；壯哉！俠行日破雲濤續華章；悲哉！遂感重岩疊嶂隱蔽天。(0418 收件)

追憶郝老師俠遂

張廷 (本會會員)

我加入本會已九年了，有許多精彩令人回味的知性之旅，但也有令人難過的兩件事：第一件事是聽說郝老師病了，第二件事是聽說郝老師走了。

與大多數的會員前輩們相比，我對郝老師的第一印象是「聽」來的，而不是「見」到老師本人。2001 年在淡江大學歷史系葉鴻灑教授的推薦下，我申請進入本會，由於葉老師與郝老師同在淡江大學任教，彼此是認識多年的好友，因此我也得知一些郝老師的嘉言懿行。

猶記得在 2006 年我在學會作例會演講，題目是「專利的起源與發展」，其中有一張十九世紀德國的傑出發明家迪塞爾為申請柴油發動機的美國專利說明文字與圖形，郝老師看了又看、反覆端詳，十分有興趣的樣子，好似一位充滿求知欲的大孩子！接著他將目光移向正在演講的我，給了我很大的鼓勵。一直到今天，此情此景仍深深的刻畫在我心裡！（0420 收件）

見義讓利，守正不阿

龍村倪 (本會會員)

1990 年代，我參與淡江大學「中國科學史講座」，認識了郝俠遂先生。終其一生，都平淡交往，毫無半點做作。有一回他告訴我，他停在系外的車被撞壞了一塊，而在擋風玻璃上留有字條，上有姓名及電話，願意賠償。他打聽才知道是一位學生。他想，現在學生撞了別人的車，溜之唯恐不及，哪還有負責任自願賠償的。於是告訴學生不用賠了，以後開車小心點！他生病我初不知，知後他仍平靜如常，送了我一套中國古代煉銅的影帶，說很有用。他守正不阿，只做事，從不出風頭。他靜靜的離去，而深切的懷念卻永存我們心中。（0423 收件）

孩子們謝謝您，郝老師

葉鴻灑 (本會通信會員)

郝老師姓郝 (好)，還真是姓對了。他不但是一位好老師，也是一位好人、好朋友，還是孩子們心目中的「好叔叔」。由於他曾經擔任過我先生的助教，跟我先生有極深厚的感情，我們家的孩子也都十分喜歡他。他對人的「好」，是發自內心，毫不做作的，也是感人至深的，他自己雖不以為意，卻讓別人終生難忘。

記得是在十八年前的春假過後，我先生因為公私兩頭的壓力罹患了嚴重的憂鬱症，顯示出假性痴呆的徵狀，整天不言不語，說他聽不到也看不見了，學校的課當然無法繼續教了。先是請了兩個禮拜的假，接著因為情況嚴重而住進了醫院。當時的我跟孩子們對此病一無所知，徬徨無助，但知道學校的課是無法耽誤的，只好決定先替我先生辦理提早退休的手續，可是郝老師知道後堅決反對，他告訴我們陳老師 (我先生) 的病一定會好起來，課他可以代上，在他的堅持下，我們終於打消了替我先生辦理提早退休的決定。在接下來將近一年的住院及療養期間，我先生的教學工作全由郝老師一力承擔，免除了我們家的燃眉之急，對孩子們更是噓寒問暖，十分關心。而事後我先生要付他代課

費，他卻分文不收，這份深厚的情誼，我們全家人永誌不忘！（0423 收件）

永遠的回憶

劉昭民（本會會員）

時光荏苒，郝俠遂教授離我們而去「遠遊」，不覺已三年了！張之傑兄命寫短文，不善寫抒情文的我只好從命寫一篇湊數。

談起郝俠遂教授，不禁回想起三十多年前，張之傑負責環華出版公司編務，一些朋友應邀成爲《少年科學》和《大眾科學》的編委，每月在環華編輯部（台北市永康街 61 巷 10 號 4 樓）開一次編委會。編委中對科學史有興趣的朋友，會後常會交換心得，有時進行專題報告，陳勝崑、劉君燦、洪萬生常因觀點不同爭論得面紅耳赤，郝俠遂從不加入爭論，當時我就體會到他是一位沉默寡言的穩重君子，也了解到每一個人的個性都是不一樣的。

1978 年起，在吳嘉麗教授的推動下，淡江大學開設「中國科技史講座」選修課程，我們這一群朋友就成爲講座的主力。後來郝俠遂和歷史系的葉鴻灑參與主持，都付出很多心力。1997 年冬本會成立，郝俠遂當過執行秘書和會長，還編過多期會刊，他已成爲會員們的榜樣。有關郝俠遂的點點滴滴，無一不值得我們永遠回憶。（0424 收件）

平凡的偉人

郎煒（本會會員）

1999 年 6 月，蒙張之傑教授介紹，我加入本會，認識了郝俠遂教授。那時郝教授剛出任執行秘書，他給我的印象是溫文儒雅、謙謙君子，而且埋頭苦幹。月初聚會時就看到他小包大包提著到會場佈置、調試。在會議中，他所提的問題總是有的放矢，有時又不失幽默。他演講時，資料扎實，無懈可擊，回答同好所提的問題無不恰到好處，使人佩服。會刊出版時，他的汗水總伴著沉重的刊物送到每位同好手中。他是教授，不圖名、不圖利，而甘願吃苦耐勞，無非是希望本會能和諧發展、日益壯大。

2006 年底，突然得知他患了極其罕見的漸凍人疾病，真令我不敢想像，老天實在太無公平了！數月沒有見到他，我就在會上提議，大家簽名向郝教授問好。孰知晴天霹靂，郝教授竟於 2007 年 7 月離我們而去，得年不過六十有一，真是太可惜了。出殯那天，第二殯儀館萬頭攢動，人潮一波接著一波，緬懷這位平凡的偉人，顯現郝教授的人格魅力。瞻仰遺容時，我哭了，我爲郝教授過早離世感到痛徹心肺，亦爲郝教授壯志未酬感到萬分惋惜。適逢郝教授辭世三週年之際，其人其事其精神猶在眼前，我只能以一支筆寫下對他的無比思念及最高的敬意。（0508 收件）

嚴師出高徒

吳嘉麗（淡大化學系教授）

週末參加化學系早年畢業的三屆系友聚會，會中大家自然提起當年照顧關懷學生無微不至、教授大一普通化學或大二分析化學或大三物理化學的郝老師。郝老師對學生的嚴格要求讓受教過的學生永生難忘，他看不慣學生的散漫態度，上課鈴聲早已響過了，

學生還陸陸續續的走進教室，所以鈴響幾分鐘後他就把教室的後門鎖上，遲到的學生只得從前門進入，當然從老師面前走過那個壓力是很大的，更何況郝老師認人的功夫一流，別以為老師不認識你，郝老師經常可以一一叫出學生的姓名，如此情況下學生莫不警惕三分。郝老師對學生上課 BB Call 或 手機響、吃東西、穿拖鞋均嚴格禁止，當然更不可能吃泡麵、雞腿了。

雖然這些規定對今天的年輕世代來說嚴格的有點不合潮流，但是他的課堂出席率還是很高，學生知道不聽課會很可惜，在離開學校後同學們都懷念郝老師，他們知道不管畢業幾年後，郝老師還叫得出他們的名字，他們永遠記得郝老師對他們的『好』。(0511 收件)

吾儕第一人

楊蘇之 (本會會員)

俠遂兄的學養、風範，老朋友多已就所知發為鴻文，不擬贅述。我想強調的是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裡，要是沒有他的力挽狂瀾，恐怕本會早已煙消雲散、本刊早就無影無蹤，更不會有今天這些懷念文字了。當時本會極可能因接連兩任主事者的問題而瓦解，但幸虧有俠遂兄在，他始終心存寬諒，默默承擔一切繁劇。直到 2002 年 5 月他出任會長收拾殘局，本會才算能夠正常運作。

回想當初本會遭遇困難時，我的心態是「隨他去吧」；之傑兄力謀恢復的態度雖比我積極，但終不如俠遂兄的任勞任怨又勇於任事，若無他的辛苦撐持，就算老朋友們有心另起爐灶，也將是另一個組織，不再是「中華科技史學會」了。

一個人的真性情、真本事，往往在關鍵時刻才會顯露。由此一端，足見吾儕中，真正能做大事的，俠遂兄實為第一人，不僅是個好學者、好老師而已。(0514 收件)

憶俠遂教授

魯經邦 (本會會員)

在郝俠遂教授開始參加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的活動直到他受聘為委員的那幾年間，正逢家父病重，我較少參加科學史委員會的例會與學術活動，因而與郝教授並不十分熟識。直到他罹病前的一、兩年，才對他認識較多。在我的印象裡，郝教授個性非常爽朗，待人熱誠。也從許多學界朋友口中聽到他的一些生平事蹟，整體來說，郝教授是一位古道熱腸、誨人不倦備受校友、學生愛戴的「好」老師。我聽過他幾次演講或論文宣讀，感受到他治學嚴謹，學問淵博。我是從事放射防護相關工作的，有一次無意中拜讀到他的大作：〈考古的利器—碳-14 計年法〉，碳-14 計年法雖是一項很成熟的技術，但要想把它很淺顯表達出來，並不容易。在放射科學的領域中，以往我認為只有已過世清大原科所的翁寶山教授方有此功力；沒想到郝教授這篇文章，其文筆與表達，較諸翁教授毫不遜色，令我佩服。若郝教授仍在，相信不只對科學史，對於科普亦定能獲致更高的成就，英年早世，實為科學史與科普界一大損失，令人惋惜。之傑兄嘗撰〈憶俠遂〉一文，刊《科學史通訊》及本刊第十一期，讀來令人動容，也讓我感受到郝教授的哲人風範。值此郝教授逝世三週年前夕，謹以數言以表追念。(0515 收件)



1998 年 12 月 5 日集會。地點：科學月刊；講員：龍村倪；講題：從銅鼓船紋看越人航海。中為劉君燦，右為郝俠遂。此次集會尚有楊恩溥、楊蘇之、張之傑、張東揚、劉廣定、龍村倪等出席。(張之傑提供)



2003 年 7 月 4 日集會。地點：科學月刊社；講員：郎煒；講題：漫談華羅庚。前排左起：劉昭民、陳大川、詹志明；後排左起：鄭吳富、張志遠、張廷、郎煒、楊蘇之、張之傑、郝俠遂、劉廣定。(林吟東提供)



2006 年 3 月 4 日集會。地點：科學月刊社；講員：陳大川；講題：中世紀回教文化與造紙術西傳。中坐者為陳大川，其右依次為郝俠遂、張之傑、楊蘇之、郎煒，其左依次為孫郁興、章台華、金榮華；此外尚有李學勇、劉昭民、周柱尊、劉正瑜等未攝入。(張之傑提供)